

真正的本土意識從不排外求獨

——論本土、反「港獨」系列評論之二

文平理

真正的本土意識是對香港的歸屬感和熱愛，根本不是陳雲、港大《學苑》等鼓吹的理念，絕不能與激進、「港獨」等同。激進和「港獨」勢力剽竊港人的「本土意識」，企圖將其引向「分離意識」，這種「偽本土意識」其實是對本土情懷的歪曲和褻瀆。對本土意識探蹤溯源，完全可以看出，本土意識從不排外求獨。

香港出現真正有廣泛社會意義的本土意識，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初，「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和及後發生的「保釣運動」，都展現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萌芽。「保釣運動」更是把本土意識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緊密結合在一起。

本土意識伴隨家國愛民族情而成長

這種國家民族認知延伸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正式進行的談判，支持「民主回歸」逐漸成為潮流。那個年代，學運出身的知識分子都支持香港回歸，認同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許多有識之士，包括曾樹基、劉迺強、王卓祺、呂大樂等知識分子聚集於「匯點」(Meeting Point)，他們支持「民主回歸」的文章曾輯成一書：《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香港前途問題在八十年代是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香港大學等院校學生積極參與其中。港大學生會於1983年11月2日通過了一項「致函中國政府，爭取香港民主化」的議案，表達了「中國擁有香港主權」的愛國基本立場。

與此相伴，七八十年代急速在香港發展的流行文化，積極地參與塑造一種具備國家認同的本地文化。此類例子不

勝枚舉，例如在流行歌曲方面，張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國心》：「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在我心中重千斤。」劉德華唱紅大江南北的《中國人》：「五千年的風和雨啊藏了多少夢，黃色的臉黑色的眼不變是笑容。」電影則有新浪潮導演投向「本土」，《精武門》中陳真把洋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匾牌奮力踢碎，《大俠霍元甲》激起無數中華兒女蕩氣迴腸的愛國情懷，《等待黎明》揭露香港淪陷後日軍殘害港人的暴行……這標誌着一股強有力的本地文化浪潮，在展現港人本土意識的同時，伴生感人至深的家國之愛、民族之情、愛國之心。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俊雄指出，香港本土意識的共通點，正是這種對普及文化的集體分享。

呂大樂：四代港人都具有濃厚本土意識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香港的本土意識與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殊部分的民族主義立場相輔相成。曾是八十年代匯點活躍成員和1980年《學苑》總編輯的香港社會學學者呂大樂，在2007年撰寫《四代香港人》，高度概括出四代人的特徵：第一代生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歷過戰火洗禮，擅於在逆境求生；第二代生於1946年至1963年間，稱為「戰後嬰兒」，成長於戰爭後物

資匱乏的社會，培養出自強不息的「獅子山下」精神；第三代生於1966年至1975年間，在「戰後嬰兒」鋪好的階級中努力向上流動；第四代生於1976年至1990年間，大多在香港土生土長。四代香港人都具有濃厚的本土意識，並且不求獨排外。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化創作，提供了社會價值理念的基礎，如《獅子山下》這套七十年代的經典電視劇，概括出「獅子山下精神」，點醒足以讓港人自豪的身份，「獅子山下」精神就是本土意識的具體表現，特別強調同舟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不論是新老移民，都絕不求獨排外。呂大樂在《香港故事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中，就指出香港人開始對自己的出生地擁有一種認同以及自豪感，這種本土意識建基的是香港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使香港這片熱土充滿希望。

曾是1979年《學苑》總編輯的吳俊雄，專研香港流行文化多年，他指出香港至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創作人以粵語創作，藉本地化語言、本地化氛圍呈現感性，將市民的生活點滴聚集成作品，包括黃霑及他那一代創作人催生了「本土意識」。吳俊雄在《尋找香港本土意識》中指出：香港的本土意識，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是它的動力根源，同時期港人創造的經濟奇跡是它的肥沃土壤。

陳雲歪理邪說冒犯和褻瀆本土意識

對本土意識探蹤溯源，足以說明本土意識本身並不是激進、「港獨」的代名詞，更不是陳雲之流的發明。呂大樂等學者最早提出本土意識，他們那一代學者的本土

意識表達，與陳雲以及目前港大學苑的主張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被「港獨」支持者奉為「國師」的陳雲，於2011年出版《香港城邦論》一書，將「港獨」披上「本土意識」的外衣，公然鼓吹所謂「城邦自治論」。陳雲為了推動「港獨」，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繼密謀「建國班」、「功夫班」後，又舉辦名為「戀愛講座」及「復興生活的力量」的活動，效仿邪教誨淫誨盜，渲染野外交合，內容露骨令人作嘔。陳雲的歪理邪說，是對港人本土意識的冒犯和褻瀆。

港大學生會不應背叛愛國主義傳統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近年來不斷鼓吹「港獨」，聲稱實行「香港民主獨立」是「香港民主唯一能殺出一條血路」，主張「港獨」與「台獨」、「藏獨」、「疆獨」聯盟，聲稱「本土」成立武裝是香港唯一可行的「武裝獨立」路線。《學苑》以「本土」包裝分離、以暴力推動「港獨」的主張，在部分青年學生中傳播，已儼然成為宣傳和鼓吹「港獨」的急先鋒。多年前的糅合家國與本土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正在被一些別有用心「偽本土派」篡改褻瀆。港大學生會於1983年通過的「中國擁有香港主權」的議案，未見於學生會公佈的《已通過的重要議案摘錄》當中，如此「被消失」是對歷史的褻瀆。現在的港大學生會和《學苑》，不應背叛前輩的優秀愛國主義傳統，應該尊重、尊崇《學苑》老一輩總編輯致力彰顯的包含真摯愛國情懷的本土意識。

16鄉委會今開聲 反對組黨損鄉局



梁福元



侯志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由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牽頭籌組的「新界進步聯盟」，預計於本月底舉行成立典禮，但卻遇上阻力。16個鄉事委員會今日會聯合舉行記者會，預料會反對組黨。沙田鄉事委員會更致函新界鄉議局，希望鄉議局表明不支持以鄉事名義之組黨，又質疑「新進聯」將會凌駕在鄉議局之上，並會損害鄉議局的正面形象。侯志強回應稱，今日會到記者會現場「對質」。

沙田鄉事委員會昨晚發出採訪通知，表示今日將聯同長洲、坪洲、東涌、大澳、梅窩、大嶼南、南丫南、南丫北、荃灣、馬灣、青衣、粉嶺、屏山、坑口及打鼓嶺鄉事委員會舉行記者會，表達對鄉事派組黨的立場。由於名單包括8個早前表明反對組黨的離島鄉委會，及一向對組黨反應平平的沙田、荃灣、馬灣及青衣鄉委會，預料16個鄉委會會反對組黨，而鄉議局由27個鄉委會組成，即有過半鄉委會反對。

指鄉局地位無可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新進聯」被指廣獲鄉議局「三約」中的大埔約及元朗約鄉事中人支持，侯志強所屬的上水與粉嶺、沙頭角及打鼓嶺合稱為「上粉沙打」，梁福元所屬的十八鄉也與屏山、厦村、八鄉、錦田和新田合稱為「元朗六鄉」，但粉嶺、打鼓嶺及屏山鄉委會卻出現在名單上。

沙田鄉委會同時致函鄉議局，指組黨的各種傳聞甚囂塵上，各鄉鄉民皆感焦慮不安，認為鄉議局的地位無可取代，若有人以鄉事派名義另行組黨，成立新的權力中心，「勢必削弱鄉議局在鄉民中的影響力；對鄉議局的傳統地位形成重大挑戰；對鄉議局作為政府法定諮詢機構的崇高地位帶來巨大衝擊；甚至有朝一日取而代之凌駕在鄉議局之上，也不足為奇。」

信中也指，近日有雜誌披露組黨牽涉眾多「江湖人物」，必定帶來不良影響，鄉議局若不劃清界線，不清楚由來的市民必定將鄉議局、鄉事黨和黑社會混為一談，影響鄉議局的正面形象，希望鄉議局站出來撥亂反正、劃清界線，表明不支持以鄉事名義之組黨，而擬成立之新黨與鄉議局毫無關係。

已有選舉機制 不必另起爐灶

沙田鄉委會莫錦貴昨晚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只有

鄉議局才可領導鄉事派，若成立「新進聯」是為了選舉，現時鄉議局也有選舉機制，「而家有嘅嘢唔使再整多個。」他指，現時鄉議局由選舉委員會推薦選舉人選，再由執行委員會通過，擔心「新進聯」會另覓人選，再強迫鄉議局同意，反客為主。

他又透露，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與梁福元不咬弦的曾樹和今日會親身出席記者會。

侯志強：我做張無忌去救獅王

侯志強回應時稱，「佢哋（16個鄉的代表）到齊先同我講啦」，而自己今日會到記者會現場對質，並以金庸作品《倚天屠龍記》作比喻，「聽日（今日）係屠獅大會，六大門派要殺金毛獅王謝遜，我就去做張無忌救獅王。」被問到誰是「獅王」，他就謂「自己想像吓」。他又質疑莫錦貴代表沙田鄉委會反對組黨，但事前沒有在沙田每條鄉村舉行村大會。

「攝石黎」唔識計數又出醜



為了增加知名度，在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分一杯羹，不少有意參選者都開始在網絡上「開post呢like」，但手法也有高下之分。以「攝石人」外號「響朵」、將聯同「學民思潮」原召集人黃之鋒等成立政黨參選的黎汶洛，一再因「學識有限」而受到恥笑。近日，他就因為引用一項調查，聲稱「香港學生運動時間比在囚人士更低」而被嘲「唔識計數」，「成日搞埋呢d(啲) 數字騙局，果然有當政棍既(嘅) 條件！」

黎汶洛近日在facebook中分享稱，香港小學普遍每星期有兩節運動課，每節35分鐘。加上每天20分鐘的小息和午飯時間後休息的25分鐘，學生一周5個上學日共會有295分鐘的在校運動時間，而香港的在囚人士每日都會有60分鐘的戶外運動時間，即5天內有300分鐘，從而得出「結論」，稱「香港學生運動時間比在囚人士更低」。

不過，黎汶洛這「抽水post」，即時引來不少網民的譏笑。 ■記者 鄭治祖

網友恥笑黎汶洛(節錄)

Chi Hang：香港小學普遍每星期有兩節運動課，每節35分鐘。姐(即)係1星期有70分鐘(鐘)㗎！

Chung Yu Sze：你用5日學校時間除一星期7日？星期六日d(啲)細路比人用石屎封死左(咗)？咪玩數字遊戲㗎x人啦！你單計學校活動時間，咁其他時間班細路又係植物人嗎？成日搞埋呢d(啲)數字騙局，果然有當政棍既(嘅)條件！

Philip Chan：睇來黎生支持小學生星期六、日都要返學仲要呢兩日無運動課無小息午飯，好唔人道㗎，你係唔係人㗎？

Pak Kin Wan：對有d(啲)人黎(嚟)講，星期六日係私人時間。當然唔計數啦。總知一定係學校唔岩(啱)，政府唔岩(啱)。最好1星期返學1日。每日1個鐘。

Sam Yu：你要做(運動)，唔一定要喺學校做，仲用囚犯嚟做比喻，笑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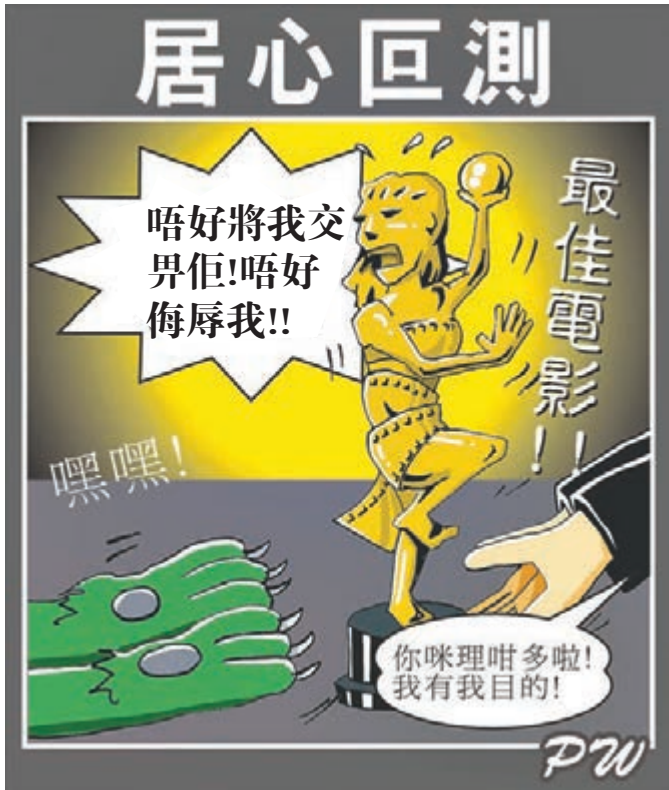
詠欣：你係咪怨恨你父母唔送你入監倉？

乾郭：做監嚟唔駛(使)做、有得食有得住、仲有運動做咁好，快d(啲)做喇——同乞丐比，乞丐每日24小時自由自在，點解唔做乞丐？

Win Win Chan：香港家長每日最少工作9小時，每朝早仲要準備子女早餐，放工返到屋企仲要睇子女功課，返工唔會有小息或體育堂俾佢地(哋)做運動，咁做家長咪仲慘？

Raymond Fong：返工時間老闆都有俾休息同運動時間，咁咪仲慘過學生？

整理：鄭治祖



蕭若元猛轟「快必」原因何在？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近日網絡界其中一個熱話，就是「人民力量」金主蕭若元，突然在其網台節目上「炮打司令部」，大力炮轟「人力」領導層，不但嘲諷「人力」至今仍未宣佈立法會競選意向，是因現時連500名支持者也號召不到，更批評其「新貴」「快必」譚得志與黃毓民「根本毫無分別」，「逢同路人必罵」，又指倘支持他參選立法會選舉，將會為反對派帶來極大破壞性影響，他絕不會支持這樣的人云云。蕭若元是「人力」金主，當年一手捧起陳志全、袁彌明等人，而「快必」也是其網台

的主持人，按道理是「一家人」，有什麼問題可以私下解決，根本沒有必要在網上發炮，更揚言要「阻止」「快必」參選，為什麼蕭若元在立法會選舉大戰前夕突然向「人力」抽刀？筆者認為主要原因還是激進派的老問題：「權鬥」。

蕭若元在網台上表示自己對「人力」的批評，是出於善意，是希望「人力」能夠發奮。這顯然不是問題的核心。原因是「人力」不重視地區工作、不做組織工作，不做實事並非今日才出現。而「快必」口舌招尤、譁眾取寵的風格，也不是今日才有。作為「人力」金主、「精神領袖」的蕭若元，為什麼今日才出聲，而不是一早提點，偏要在選舉前期突然發難呢？

顯然，所謂善意提示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真正原因是蕭若元發覺自己的影響不斷減弱，再不能操控「人力」，隨時會在9月選舉之後失去對這個「政治組織」的控制。因此，他也要鳴槍示警，拿最不聽話的「快必」開刀，就是要警告其他「人力」領導層。

事實上，自從袁彌明接任「人力」主席之後，「人力」與蕭若元開始愈行愈遠，袁彌明以及「人力」新貴「快必」等人，有他們自己一套，對蕭若元的建議愈來愈漠視，例如「佔中」一役，蕭若元本來已經指示「人力」要全面配合「佔中三丑」，但「快必」卻沒有停過地攻擊戴耀廷、陳健民，更組成所謂「佔中後援會」來「夾實」「三丑」，這已經令蕭非常不滿。而且，蕭若元一直希望「人力」要與「激進本土派」切割，甚至要主動攻擊「本土派」，但一眾「人力」新貴卻不以為然，陽奉陰違，早已令他極為不

滿。

在這班「人力」新貴的主導下，蕭若元的影響力不斷減退，甚至連其主要「盟友」陳偉業，也隨時在「逼宮」之下不再尋求連任。這樣，蕭若元將再也難以掌控「人力」，多年投資化為烏有。因此，早前他在與陳偉業會面之後，隨即向「人力」及「快必」等人開火，一方面就是要除掉「快必」這個他早已看不過眼的「黃毓民黃洋達二世」，另一方面他要脅不再支持「人力」，包括金錢及支持者，其實就是藉此向「人力」領導層施壓，逼他們要乖乖歸隊，聽從蕭若元的指揮排陣。如果他們繼續要自行其是，就隨時會被「斷水斷電」，這其實也是他當年對付社民連和黃毓民的招數。現在「人力」風雨飄搖，外有「激進本土派」擠壓，內有金主「逼宮」，9月份一鋪清袋，恐怕成為現實。